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王船山集

定價

精裝的 一册 大洋七角
平裝的 一册 大洋四角



代印者	發行者	校閱者	整理者
中國印刷廠	沈繼先	胡翼雲	許嘯天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王船山集卷一



●思問錄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徵矣。故以言徵性善者，必及乎此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道義之門啓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乃格亡之餘，僅見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啓，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自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自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言所不及之有義，小體之小也；至於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至，

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蓋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入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詞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下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矣。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法。——德，猶得也。——儲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網緼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屯，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爲而成。若物動而已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通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憑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絳闔而闢，絳闔口口口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况天地乎？維口口口於穆不已，何靜之有？口口口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嗒然若其耦，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

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強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

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爲，言無爲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爲而誠不息，幾動而聲

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故曰：「心能捨性，性不知自捨其心。」

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言動喜怒，一從膺吻而出，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然，其多廢也，浚恆之凶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動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

之大用，奚猶踵邪？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靈靈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備

不可遺。嗚呼難矣！故曰：「爲之難曰先。」難泯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小人之微幸也。

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難肖也。

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釋氏之言悟止此矣。覈

其實功，老氏之所口口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爲之難者不然，存于中口口口口而不舍，溫故而知

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獲。

□□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之不實者多矣。見于有所用，用之而不大也。久矣！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以處生死，視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天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敘，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盪闕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實，森森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

尙不媿于屋漏。」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祇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精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

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變，氣有變合而致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獸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卽或能之，所謂遠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神化之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

實；大受小，一受贖。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亦理存焉耳。函此以爲量，澄此以爲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寒，小而不煩，隨而不亂。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訕，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矣。仁智者，貌言視聽思之和也；思不竭，貌言視聽之材，而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天下之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靜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舉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末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須移易而已，故曰獨。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有大本。斂精存理，翕氣存敬，庶幾遇之。墮氣黜精以喪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寡少文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羊鳥之孝，養體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遂顯矣。

剛用其自然，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經綸不昧，引之而達，推之而恆，返諸心而夔夔齊栗，質諸鬼神而無貳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壹動氣，斟酌飽滿，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爲帥，故喜怒哀樂有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爲用。

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猶火之煖氣入水中也。性陰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浹形中，性浹氣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撰氣也，形之理，則亦性也。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繇此念之，耳目口體髮膚，皆爲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顯耳。鳶飛戾天，魚濶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矣。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忘之曰適。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幾耳。

靜無而動有，天子皆靜無而動有也。奚以聖人爲靜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

而通而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

世教衰，民不與行。見不賢而乃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

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己嚴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達情而後過量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理熟厲薰心矣！慎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邪？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物本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

「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死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事沒甯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

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患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聖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象無形而盡其條

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此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觀盟而不荐，非荐之時，然而必盟也。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不然咎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後得所止焉。其爲天理也孤矣。憂世之將剝而不與嘗試，非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爲德，則且與之爲嬰兒，知之益明而益困矣。良觀同道，故君子尤難言之。

履，德之基也。集義，素履也。宜兄弟，樂妻子，而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德行之，所謂和而至也。九卦以處憂患，而此爲基；君子坦蕩蕩，修此故也。

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純乎其體道義者，天下莫匪道義之府，物不輕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處貧賤患難而不易其官，天地府萬物之心，則道義不息于已，而已常重矣。

獨知炯于衆，知晝氣消于夜氣；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

知地之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山川金石，墜病渾淪，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濁者不足以爲清者病也，以濁者爲病，則無往而不望，無往而不疑，無往而不憂。安汝止，惟幾惟康，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無所望也。奚憂疑之有哉？

言幽明而不言有無，至矣！謂有生于無，無有于有，不得謂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幽明者，闔闢之影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尊他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分而爲二倍，而爲四參，而爲六割，而爲八參，乘四而爲十二五，乘六而爲三十二，三十三相乘而爲三百六十，皆加一倍之定體也。知其說者，知天地之自然而已。若夫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坎離乾道成，艮坤道成，女兌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之業著焉。則未可以破作四片，破作八片之例例矣。以例例神化，因其自然而喪其匕鬯；天下之理奚以得，而人惡足以成位于中乎？

吉凶得失，生死知爲天地之常，然而無足用其憂疑，亦可以釋然矣。釋然之餘，何以繼之？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繼之以善，以亦爲餘食贅行，憂疑自此積矣。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惟其不于吉凶生死而謀道矣。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

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之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衆矣，宜其樂從之也。不略于明，不

昧于幽，善學思者也。

畫前有易無非易也，無非易而舍畫以求之于畫前，不已愚乎？畫前有易故畫生焉，畫者畫其畫前之

易也。

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實不窒虛，知虛之皆實；靜者靜，動非不動也。聚于此

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濁入清而體清，清入濁而妙濁，而後知其一也。非合兩而以一為之紐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則發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

白于外之說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參

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闕寂空豁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

審不及之憂。

無不敬，慎其動也；儼若思，靜而存也；安定辭，立誠于天下也。儼若思于是而有思，則節無不中矣。仁之

熟也。

竊思明，聰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奚以思之哉！儼若思之謂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幾其功，密矣夫！
特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強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即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
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
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慎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
者，于心知無功，始專恃慎獨爲至要，過之而不勝過，危矣！即過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
樸而侈者，烹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
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
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鑰匙，危矣哉！
求放心，則全體立而大用行；若求放意，則迫束危殆。及其至也，逃于虛寂而已。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故德不孤，必有鄰。灼然有其幾而不可以臆測。無他，理氣相涵，理入氣則氣從理
也；理氣者皆公也，未嘗有封畛也。知此，則亦知生死之說，存事沒甯之道也。

吉凶悔吝生于動畏凶悔吝而始戒心于動求其坦蕩蕩也。能乎哉？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待平旦之氣而後好惡與人相近危矣危矣！不幸而僅有此可不懼哉？

死生晝夜也。格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之間則無可爲氣矜矣。間來無事不從容無可爲氣矜者也。

盡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後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變皆順乎物則者也。何善如之哉！測性于一區擬性于一時所言者皆非性也。惡知善？

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曰生而受性之真爲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

成性存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感而後應者心得之餘也無所感而應者性之發也無所感而興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後感而動焉。其動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鬼謀也。天化也非人道也。誠不

必豫待感而通，惟天則然。下此者，草木禽蟲與有之，善龜之靈是也。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興，莫有見其興者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尋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來也。舍其過去未來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況天下之覺覺者乎？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言不學不慮之中，尙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斷章取此以爲真，而他皆妄，洵夏蟲之于冰也。

竇以忠信爲美德，以好學爲極絕，學而游心于虛，吾不知之矣！導天下以棄其忠信，陸子靜倡之也。天下何思何慮？則天下之有無，非思慮之所能起滅，明矣。妄者，猶惑焉。

有不善，未嘗不知，豫也；知而未嘗復行，豫也。誠積于中，故合符而爽者覺，誠之者裕于用，故安驅而之善也輕。

聞善則遷，見過則改，損道也，而非益，不能無十朋之龜爲之寶鑑，則奚所遷而又惡得其改之道哉？惘于道，則憚于改矣！

水之爲漚，爲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漚冰之還爲水，和而釋也。人之生也，孰爲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形，其死也，豈遇其和而得釋乎？君子之知生者，知良能之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漚